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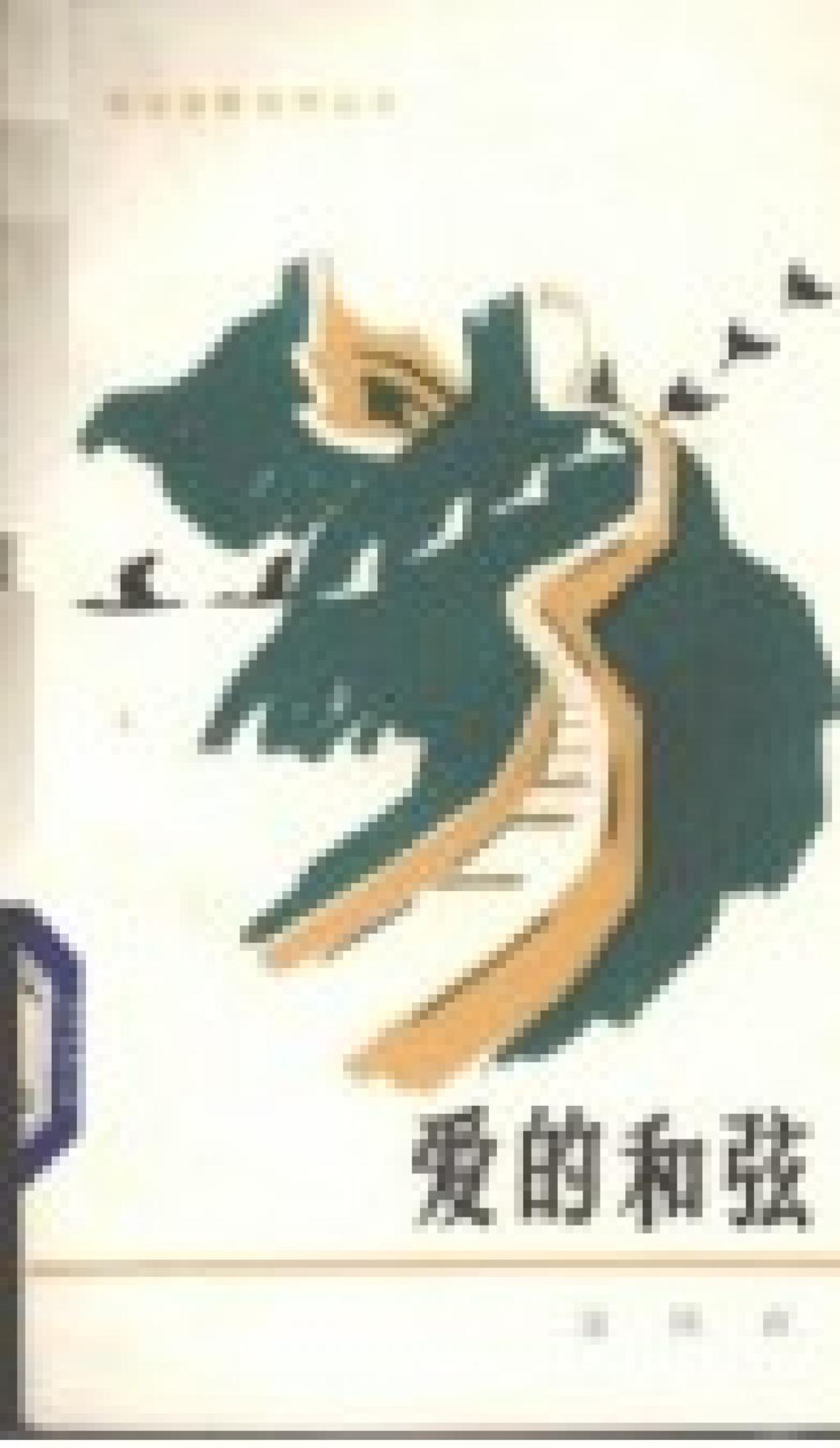
花山诗歌创作丛书



# 爱的和弦

边 国 政

贵州省图书馆



# 愛的和弦

爱的和弦  
边国政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7×960毫米 1/32 4.75印张 2插页 67,000字 印数：1—3,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86 定价：0.80元

# 目 录

我（代自序）

## 第一辑 他在我心中

1. 对一座大山的询问 ..... ( 3 )
2. 少奇同志携春归 ..... ( 8 )
3. 丰碑 ..... ( 14 )

## 第二辑 昨 天

4. 梦 ..... ( 33 )
5. 希望 ..... ( 39 )
6. 华山低吟录（三首） ..... ( 41 )
7. 吊断柱 ..... ( 44 )
8. 片言集（组诗） ..... ( 46 )
9. 风 ..... ( 49 )
10. 先生，我见过 ..... ( 53 )
11. 共产党员的抉择 ..... ( 57 )
12. “中”字三题 ..... ( 60 )

### 第三輯 今 天

- 13. 中南海抒情（组诗） ..... (69)
- 14. 你可还是那样 ..... (79)
- 15. 乡寄 ..... (82)
- 16. 瀑布 ..... (84)
- 17. 阴石 ..... (86)
- 18. 山河情（两首） ..... (88)
- 19. 写在日历牌上 ..... (93)
- 20. 北京时间，此刻是零点 ..... (97)

### 第四輯 祖國，我愛你

- 21. 信念之歌 ..... (107)
- 22. 无名之歌 ..... (112)
- 23. 我歌唱数和数的家族 ..... (120)
- 24. 呵，正当夏天 ..... (125)
- 25. 梳妝台放歌 ..... (128)
- 26. 钻天杨 ..... (131)
- 27. 避雷针礼赞 ..... (133)
- 28. 你来了 ..... (136)
- 29. 祖國，我愛你 ..... (141)

# 我

## (代自序)

也许我不是高空的电闪，  
无法炫耀烛天的光焰。

我曾经执著于光明呵，  
却不迷恋朱门的灯盏。

人们，请用力击打吧——  
在没有火和光的地方，  
我愿作一块熏黑的火镰。

也许我不是仙苑的牡丹，  
生来就与国色天香无缘。

我曾经热烈地追求美呵，  
却不屑给贵人添娇增艳。

山野，请给我一角泥土——  
为了向深山报告春讯，

我愿自己是一朵二月兰。

也许我不是膨胀的云团，  
不能化甘霖遍撒人间。  
我曾经一心向上呵，  
却不羡慕灰烬的浓烟。  
春风，请裹着我前行——  
为给荒原洗出层层新绿，  
我愿作一滴跌落的雨点。

也许我不是伟岸的大山，  
无力将倾天的风雨隔断。  
我曾经崇拜举足轻重呵，  
却不忍踏上同类的肩。  
祖国，在我背上前进吧——  
在需要铺路的地方，  
我就是一粒砂、一块砖！

## 对一座大山的询问

也许，也许我自己过于急迫，  
我问安源山：你为什么还在沉默？

祖国新生了——遍地是绿叶红朵，  
思想解放了——到处是笑语欢歌。  
拨乱反正，追本溯源，落实政策，  
难道你没有沉冤要诉、委屈要说？

为了昭示后人，为了告慰死者，  
补开追悼会，开了一个又一个，  
为了尊重历史，为了坚持原则。  
恢复名誉，工作做了很多很多；  
井冈山已洗净那些胡勾乱抹，  
洪湖水乡又唱起浪打浪的歌，  
南湖上那条小船也添人加椅，  
被冷落的挂甲屯也显出春色。

平江怒潮，陕北红缨，梅岭旗旌，  
夜幕撕破了——历史顿现出绚丽本色；  
百色惊雷，闽南狂飙，长白篝火，  
禁区破除了——今天与昨天终于接合。  
然而，安源山为什么无人提起呵——  
你为什么至今仍然沉默？

多少万年的化石——还在探讨琢磨，  
要找出进化的经纬，发展的纹络；  
几千年的古尸——还在解剖分析，  
要验证文明的足迹，历史的线索。  
正熊熊燃烧着——中国革命的火，  
最早的火星呵，如何点燃、闪烁？  
正浩浩流动着——历史发展的河，  
最先的溪流呵，怎样汇聚、奔波？  
革命的征途呵，不无歧路、坎坷，  
何曾有过空白呵，怎容随意分割；  
进步的洪流呵，冲过险滩、阻隔，  
哪是滚滚浪头呵，哪是滞流漩涡？  
汉治萍呵，谁走遍矿洞，播雷布火？  
安源呵，谁教会“煤黑子”高唱《国际歌》？

提到安源，历史教科书该怎样编写呵，  
不提安源，英雄纪念碑将如何镂刻？  
虽然调色板上可以随意涂抹，  
历史的风景画却一笔也不许描错，  
在林彪、“四人帮”乱涂过的画布上，  
必须重新安排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告诉我，安源山，请你告诉我：  
今天，该怎样重新描画你的品格？  
你曾经在国土上举足轻重，  
你曾经在群山中声名赫赫；  
你曾经拨动多少人的心弦呵，  
你曾经牵动多少人的心窝。  
践踏你，几个人登龙有术，  
拥护你，多少人招来横祸！  
有光有色，曾拴多少望穿的目光呵，  
有灵有性，你系多少难安的魂魄。  
安源山，即便你沉默一千年——  
到一千零一年，也得把谜底揭破！

不应留下疑案，让后代上下求索，  
不该遗下谬种，让子孙以讹传讹。

今天，一株被扭歪的小树也要扶正，  
岂能容忍一座巍峨大山仍颠倒倾侧。  
井冈山曾肩挨肩地称你“亲老表”，  
大别山曾手拉手地叫你“同志哥”。  
快擦亮吧——矿工棚里亮眼的灯，  
烧起来吧——俱乐部中暖心的火。  
要知道，历史的记忆，埋没一千年——  
到一千零一年，终究还要复活！

再现你松柏苍郁，杜鹃似火，  
不是为了建座庙堂，香炉常设，  
——让善男信女将心迹寄托。  
还给你正名真身，一山秀色，  
不是为了三跪九叩，添张供桌，  
——让忠臣孝子来贴金粉塑。  
昨天，你燃起工运的火，焚烧旧世界，  
今天，祖国需要你，发出蕴藏的光热。

告诉我——安源山——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安源山——你还在沉默？  
看吕梁、太行……正对你翘首相望，  
你不该仍这样溪泉凝咽、草木萧索……

你有什么心曲不好直言?  
你有什么苦衷不便明说?  
日月经天，大地上冷暖变易，  
江河行地，浪淘尽沉渣浮沫。  
行将就木的——由它衰败、死亡，  
生机不灭的——必将开花、结果。  
安源不重光，不能说天空已完全晴和，  
安源不解冻，不能说祖国已满园春色。  
我们盼呵，盼你峰峦映入群山的画屏，  
我们盼呵，盼你溪流汇入长征的洪波。

安源山，安源山，你不能再沉默，  
把你的启蒙和觉醒，你的功和过，  
以及屈辱和悲痛——难忘的一页，  
如实地告诉全党全军全国。  
快挣脱羁绊，雾霭中矗立起真身，  
向世界、向历史宣告：“这才是我！”  
然后，遥望北京，挨靠井冈，  
把心中深藏的歌，唱入浏阳河……

1979年8月13日

## 少奇同志携春归

大地春回，大地春回，  
滹沱河笑了，涌千堆白浪，  
最后一块冰凌也撞得粉碎。  
东风劲吹，东风劲吹，  
太行山醒了，披万道霞光，  
谷底的残雪化作涓涓流水。  
幽燕拂去最后一丝云影，  
迎接他——人民的亲人携春来归。

他目睹曾经巡视过的田野，  
越冬麦苗象浇了头遍春水；  
他漫步曾经来往过的街道，  
东风扫尽了最后一点劫灰……  
消散了，心头最后一片阴云，  
弹落了，眼角最后一滴酸泪。  
十年教训——民心党心明如镜，

血水泪水，早洗净泼给他的污秽。  
千古奇冤——今日已真相大白，  
他回来了，神采飞扬，信心百倍。  
柏坡岭呵，快敞开你的心扉，  
把他的名字写上那瓦屋门楣。  
人民的怀念比大山还要永恒，  
历史的记忆象松柏一样青翠。  
讨论政纲，参谋军机，共商大计，  
他曾与毛主席、周副主席出入相随。  
西柏坡革命圣地是河北的骄傲，  
万丈光芒里也闪耀着他的光辉！

开滦矿呵，快舒展你的眼眉，  
把深情厚意垛成高高的煤堆。  
他回来了，沿着二十年前的视察路线，  
裤脚沾着延安黄土、安源的煤灰。  
快点亮吧，他戴过的那盏矿灯，  
灯光，温暖过多少矿工的心肺。  
快开动吧，他用过的那把风镐，  
镐尖，从今后永不再停顿倒退。  
矿车呵，十年里载过多少思念，  
今日呵，就送上几多精煤！

草场村呵，快擦净你的眼泪，  
村头的屋檐上不要往下滴水。  
他回来了，来看看久别的乡亲，  
他回来了，做一个社员归队。  
把他的名字重新填入社员名册吧——  
抹去他，天怒人怨，牛也不听指挥。  
小草自有小草的坚韧——  
野火烧不尽，一年一度青翠。  
草场，自然是有草的村落，  
他当年入社，自视为小草一枚。  
思念他，曾象小草思念春风呵，  
思念他，曾象麦苗思念雨水。  
把他送的收音机重新打开吧，  
生活里没有歌声，庄稼也打瞌睡。  
快把往年的总结和远景规划贴在村口，  
祖国繁荣，人民幸福，是他最大的快慰。

大平原的乡亲呵，省委会的前辈，  
说出你的思念吧——现在无须隐讳，  
老贫农呵，他曾一天三次握你的手，

你曾激动得整夜难眠，几天合不拢嘴。  
讲吧，讲他怎样深入农家问寒问暖，  
讲吧，讲给历史，讲给儿孙后辈，  
老常委呵，他曾批评省委作风变差，  
你羞愧得面红耳赤，半天无言答对。  
讲吧，讲他怎样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讲吧，讲给全国，讲给各级党委。

钢铁厂的兄弟呵纺织厂的姐妹，  
道出你们的衷情吧——如今不必婉委。  
炉前工呵，他曾和你同握一根钢钎，  
通红的脸膛映着通红的铁水。  
讲吧，讲他怎样问你的工作，思想，  
象你的同龄人，热情象铁水一样腾沸。  
挡车女工呵，他曾在你的流水线参观，  
帮你接上断头，还斟给你甜水一杯。

讲吧，讲他怎样问你的学习、娱乐，  
象一个朋友，从工资直问到托儿费……  
不要怨他的文物都烧成了灰，  
不要说他的形象曾面目全非，  
墨写的历史当然能随意涂抹，

石刻的碑文也难免与石俱毁。  
诗人呵，哪里找传记供你来推敲，  
画家呵，何必对照片把须发描绘，  
留存人心的思念才经久不衰，  
每寸土地都有他的心碑口碑。

巍巍太行山呵，滔滔漳沱水，  
平原上的小草呵矿井里的煤，  
记得他的眼神——渤海一样深邃，  
记得他的身影——太行一样崔嵬，  
记得他的话语——春风一样温暖，  
记得他的面容——煦阳一样光辉。  
这块土地怎能将他遗忘呵——  
平原连着高山，江河不忘海水。

昨天，思念象冰层下悠悠的流水，  
今天，已经化入万顷麦苗连天碧翠，  
明天，一定变作千座棉山万座粮堆。  
昨天，思念凝聚在深深地层默默路轨，  
今天，化作煤热油火，催动车轮疾飞。  
明天，将织入凯旋花环，刻上纪念碑。